

潘家峪大惨案

丰润潘家峪大惨案

河北省政协文史办

在河北省东部燕山山脉的腰带山东麓，离丰润县城60里的地方，有一座美丽的村庄叫潘家峪。这里群山环抱，溪水长流，广阔的平地五谷丰登，四周的山坡果树葱葱。20世纪30年代，这个村庄有220户人家，1700多口勤劳的人民在这里安居乐业。自从日本侵略军侵入中国以后，这里的人民基于爱国热情和对侵略者的无比愤恨，不少人加入了抗日战争的队伍。特别是1938年著名的冀东抗日大暴动，吸引了潘家峪不少青壮年参加。这里的群众曾为暴动捐粮、献款；妇女们曾为抗日军民做衣、做鞋。潘家峪的抗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搞得有声有色。抗日暴动队伍撤走以后，潘家峪人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，仍坚持分散隐蔽的斗争。潘家峪成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堡垒村，是当时冀东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——丰（润）、滦（县）、迁（安）联合抗日民主政权的主要活动基地，经常给予日伪军以沉重打击。由于这里的人民和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，万恶的日本侵略者对潘家峪人民恨之入骨，必欲灭之而

后快。但是日伪军的多次围攻计划都被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粉碎了，于是日本侵略者策划了一个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阴谋。

1941年1月24日(农历腊月二十七)，日军驻伪丰润县政府顾问佐佐木二郎召集丰润县日伪有关人员会议，在会上传达了上级关于“扫荡”潘家峪的命令，具体部署了围剿潘家峪的计划。据参加会议的伪丰润县长凌亮丞供称，佐佐木在会上要求丰润县警备队配备充分的兵力以供调派，并说上级也命令了遵化、玉田等县预备相当的兵力届时同时出发，要把潘家峪团团围住，不让村里有一个人跑掉。如果有逃走的，要立即开枪射击。会议还对日伪军的交通、伙食等问题做了具体安排。

1941年1月25日，这一天是农历腊月二十八，正是中国旧历年除夕的前一天。拂晓前，当人们还在梦乡的时候，从丰润、遵化、玉田、迁安、滦县、唐山等地来的日伪军，已经从四面八方把潘家峪团团围住。天刚亮，日伪军就挨门挨户搜查，强迫人们都到村西冰封的大坑听“太君”训话。潘凤柱的老母已经78岁了，年老有病，不能动弹，当场就被日军枪杀在家里。其他去不了的一些老人，也都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了。

全村1000多人扶老携幼，被赶进了西大坑。大坑附近的胡同、路口，都架上了机枪。大坑的四周，站满了端着刺刀的日本兵。日本军官先讲了一通“中日亲善”、“王道乐土”之类的话，然后就逼问谁是八路军？粮食藏在哪儿？结果没有一个人吭声。

这时，敌人正在策划着一个更凶残的阴谋。

在大坑的东南坎上，有一所四四方方的大院。这是村民潘惠林家的院子，有二三亩大，四周有一丈多高的院墙。日本兵和特务们发现了这个大院，就报告了日本顾问佐佐木二郎。按照佐佐木的指挥，日伪军在院子里铺满了松枝、柴草。门口摆

了一张桌子，桌子上架上一挺机枪。四周墙上、屋顶上，全站满了日本兵，他们都凶狠狠地端着刺刀。一个杀人场布置好了。

上午10点钟左右，村民们在日本兵刺刀的威逼下，被赶进了潘家大院。

人们被赶进院子后，一个日本军官站在凳子上叫嚷了一通，翻译说：“皇军说了，你们这里老百姓统统地通八路，今天统统地死啦！”说完大门就被关上了。人们一看敌人杀气腾腾的样子，知道事情不好，将要大难临头，于是开始骚动，有10多个青年人从人群中挤出来，想冲出大门。他们还没到院门口，就被把守在那里的日本兵用刺刀刺死了。院里愤怒的人们大骂日军惨无人道。这时日军的机枪响了，手榴弹也在人群中爆炸了。面对敌人的血腥屠杀，手无寸铁的群众，立刻拥向后门，想从那里冲出去。日军的机枪凶恶地朝拥向后门的群众射击，霎时，门口就倒下了一片尸体。突然，从人群中跳出一个人来，他不顾周身烟火，冲到一个端着机枪的日本兵跟前，踢倒日军，夺过机枪。就在这一瞬间，有些人冲出了门口。可惜这位夺枪的英雄不会使用机枪只能用枪托朝日军砸去。一群日本兵围上来，朝他身上一阵乱刺，这位英雄倒在血泊中。他的名字叫潘国生。

这时，大院周围的步枪、机枪一齐向人群猛射，尸体把后门都堵塞了。人们一看这里冲不出去了，又转身奔向大院的东北墙角。

人们正在大院里东冲西突的时候，日军又把一捆捆点着火的玉米秸扔进大院，很快引燃了院内的松枝干柴，一时浓烟四起，大火冲天。刺刀、枪弹和烈火，无情地吞噬着人们的生命，手无寸铁的群众英勇地反抗着，在绝望中寻找着生路。潘树密的妈妈正掩护着一群妇女向院子东面一个地方躲避，她见日军扔过来的一颗手榴弹正冒着黄烟，就猛地推开身旁的妇女，抓

起冒烟的手榴弹向日军扔去。潘国林等十多人冲到东院，冒着密集的枪弹，拆开用砖已经堵死的东院北门冲出大院。他们刚跨进过道对面一家人的门槛，端着刺刀的日本兵追过来，人们急忙关门，日军的刺刀一下刺进了铁皮门扇。因为刺刀一时拔不出来，这几个人才逃脱了。潘辅庭等20多人冲进了东北角的仓房里，因为仓房是泥顶，窗口又用土坯堵着，没有被烧着。他们进去后，用一个石碾堵上门，然后每人拣起一个家什，准备同日军拼个死活。因为院内烟火过大，日军没发现他们，20几人才算保住了性命。潘善佑的小儿子刚10来岁，他从大火里冲到西院，想从这里逃走。他被大人们拉上猪圈棚顶以后，看到被大火吞噬的亲人，就跺着脚大骂日军，结果被抓住残杀了。

有50多名乡亲，为了躲避日军的枪弹，挤进了潘家的牲口棚里。大火把牲口棚烧塌了屋顶，人们被压在里边，全部遇难。潘成的老母已70多岁，她被抓去给日军做饭，饭做熟后，日军用战刀把老人的脑袋一劈两半，又点火焚烧尸体，还把老人7岁的小孙女，也扔进火堆中。

日本侵略者为了把潘家峪人民斩尽杀绝，大火过后，还从尸堆中搜索尚未死去的人。发现奄奄一息的人，就补上几枪，有的还用手榴弹炸，炸得血肉横飞。

大火从上午一直烧到下午，日军的枪声从早晨一直响到黄昏。天快黑时，侵略者们带着屠杀的快乐和掠夺的东西，滚回了巢穴，然而给潘家峪却留下了一片焦土和哀声。街头、道边，到处是尸体和血迹。潘家大院更是令人惨不忍睹，靠大门口的地方，有大堆尸体，那是被日军用机枪射死的；小屋门前的一堆尸体是人们冲向小屋避难时，被日军用刺刀挑死的；院南面有3个大石槽，旁边横躺着4具孕妇尸体，腹内已成形的胎儿，都被日军用刺刀挑出腹外；在东墙根下，有40多具10来岁的小

孩尸体，他们一个个脑碎骨裂，墙上还粘有斑斑的脑浆和稚发，这是日军把幼儿摔死在墙上的罪证；在南山坡上，还有32具尸体，这是住在山坡上没下来的人，被日军用刺刀挑下山崖的。

惨案发生后，当时有一名记者赶到现场，对日本侵略军的法西斯暴行进行了实地调查。他在《惨杀现场视察记》中记下了下面的场景：

“特别惊心触目引我注意的是，宅门右手石槽上一女尸，她赤身裸体，有半个脑袋被炸得血脑殷红……她的肚腹若不是被火烧得崩裂，那一定是遭鬼子以刺刀划开，灰色的肠子翻露出来，将要到月的胎儿两只小手抱着小头，横在母亲的肚肠上。

最使我愤痛的是老人、妇女、儿童的惨死。这些弱者的尸体，也触目皆是。单就大院来说，孩子们小小的尸肢不是一两个，也不是百十个，在尸场中就难以将孩子的尸首数清楚。那些弯曲污黑的小手，焦黑模糊的小头，焦炭似的小腿、小棉鞋，在大院里几乎随处可见……一个被烧得身首异处的孩子，据来认尸的人说只有4岁。

暴露在白薯窖边的女尸，据一个青年农民告诉我，这些都是些年青貌俊的女子，有闺女，也有媳妇。鬼子把全庄的人圈在西大坑以后，说让她们去做饭，硬把她们推下白薯窖。以后只听到白薯窖里的怒骂、嚷叫、哭喊。不一会儿女人的声音慢慢低哑了，又歇一会儿，突然一声女人的惨叫，就没声音了。这时才看见鬼子爬出窖来，点燃几捆玉米秸往窖里扔。

我们所看到的大约30多个女尸都是如此：赤身裸体，身上没有一块布片，暴露在人们面前。死者的惨死过程是先遭鬼子奸污，再是戳死，最后是遭火焚烧。死者的下身最惨：鬼子奸污了她们又以刺刀挑破她们的下身，肚肠拖出，头发、上身、脸上沾满血污。

惨死的母亲还抱着哺乳的婴儿。从许多位母亲的尸体旁也躺着死孩子的情形看起来，母亲总想保住可怜的小生命，以自己的身子掩护着孩子，母亲死了，羔羊似的婴儿也死在鬼子的血手里。”

这次大惨案，潘家峪有1 237名平民惨遭杀害，一千一百多间房屋被烧毁，全村有31户被杀绝，所有的财物被抢掠一空。

（摘自《河北文史资料》）

潘家戴庄惨案

潘家戴庄千人坑

田益廷 刘作云 王树增

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，于1956年6月9日上午8点30分在沈阳市开庭审判8名日本战争罪犯。日本陆军第一一七师团长铃木启久在法庭上供认：“1942年十月二十八日（农历），为推行‘三光政策’，我下令所属第一联队骑兵队彻底‘肃正’潘家戴庄，集体屠杀千余和平居民，烧毁民房一千余间，把财物抢劫一空……”“我杀害中国人民的手段是残忍的，毫无人性的，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忘记的，我诚恳地接受中国政府对我的正义判决……”